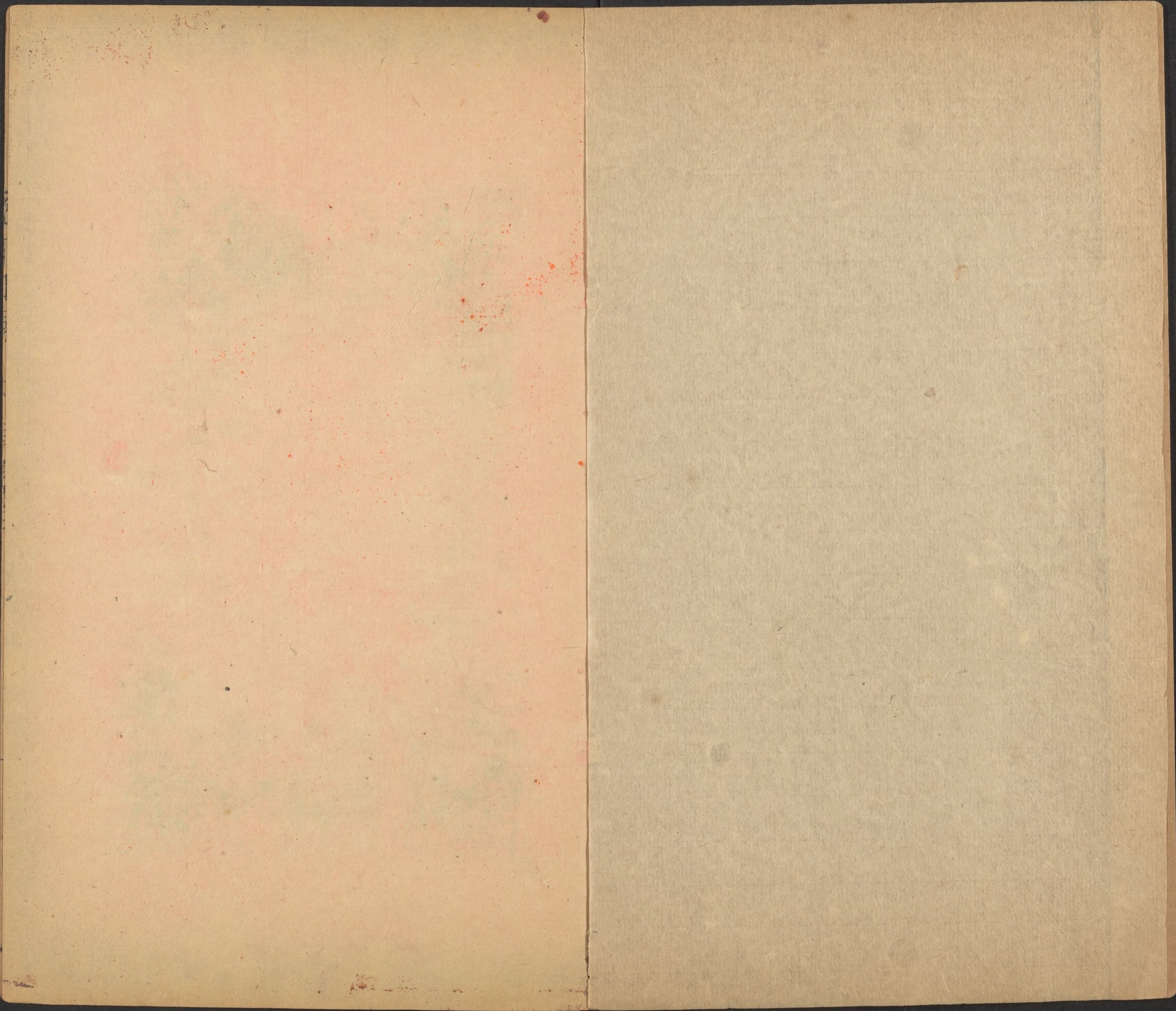


1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9100.0122 B





說郛目錄

身第一百十三

穆天子傳

古本

鄴侯外傳

李繁

同昌公主傳

蘇鶚

梁四公記

張說

林靈素傳

趙與時

希夷先生傳

龐覺

梁清傳

劉敬叔

西王母傳 桓麟

魏夫人傳 蔡偉

杜蘭香傳 曹毗

麻姑傳 葛洪

白猿傳 托名江總

柳毅傳 李朝威

李林甫外傳 亡名氏

汾國夫人傳 自行簡

穆天子傳

古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  
于口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  
至于鉞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鉞山之西阿于  
是得絕鉞山之隊北循虜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  
口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口 觴天子于當水之陽  
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  
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隄之關澄已

穆天子傳

亥至于焉居禹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鄆人河宗之子孫鄆柏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口智之口甲辰天子獵于滲澤于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鄆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鷺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之其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上勞取束帛加璧堯白口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口之

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帔帶摠習夾佩奉璧南命立于寒下魯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口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祝牛馬豕羊河宗口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耆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瑤詔女昆侖口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

器曰天子之珎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口天子之珎  
萬金口珎百金士之珎五十金鹿人之珎十金天子  
之弓射人步劔牛馬犀口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  
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天曰征鳥使  
翼曰口鳥鳶鸛雞飛八百里各獸使足口走千里後  
猊口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糜口二十里  
曰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  
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口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  
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教憲  
用仲口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沛之亭積石之南河宗  
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騶騶狗重玉  
徹止藿毅口黃南口來白天之御造父三百耿條  
考及曰天子是與出口入數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  
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旣得男  
女衣食百姓珎富官人執事故天有昔民口氏饗口  
何謀于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  
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稽首

新侯外傳

唐李繫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  
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傳  
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  
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為帝  
王師及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  
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惟媿泌獨無恙由是小  
字為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

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  
講論泌姑子員倣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  
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  
曰半十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  
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  
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  
說觀棊中人抱泌至倣與劉晏皆在帝側及玄宗見  
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真國器耳說曰  
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

說應曰方如棊盤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靜如棊死說  
以其幼仍教之曰氣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棊子  
泌曰隨意卽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  
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  
讚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  
啗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  
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  
國器也由是張九齡邀至宅令其子均相相若師友  
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



慶重賀知章嘗曰此禪子目如秋水必一拜聊相張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  
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  
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  
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  
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  
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齏至數  
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  
齏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

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  
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空作昂藏一丈  
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  
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  
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  
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詩以  
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泐泣謝之爾後爲文  
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  
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

至郡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  
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  
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  
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  
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  
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  
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  
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  
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

翻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  
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  
遇詩諷及時政構而陷之詔於蘄春安置天寶十二  
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吊祭尋祿山陷潼關  
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號王巨  
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  
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卧內動靜顧問規  
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  
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

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  
圓房瑄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  
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  
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  
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稿  
葉所籍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  
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  
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  
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  
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  
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  
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  
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  
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  
先發清行官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  
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  
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剋復之  
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

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潁王等三弟同於地爐剔毳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潁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潁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

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鐘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元載伏誅

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  
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  
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  
號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  
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  
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  
侍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  
妃蕭氏母郅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  
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

肅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  
分印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稔之積王公戚里上春  
服土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  
和氣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  
拙雅臣所擠恒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  
任世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送世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語三朝之舊慘然  
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一日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

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  
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  
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余嬾殘所驚曰  
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  
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  
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  
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  
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

人謂之鑠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  
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  
助也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烟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  
戀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  
冠如常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  
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  
教習迎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  
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恣嚴備事  
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

隨太公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  
八八公詩叙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  
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  
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  
男曰可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  
八九日而姐卽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  
竟不一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  
篆書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  
之刻一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

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  
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  
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  
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  
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  
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救於彭  
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  
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酹  
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

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扈泌曰已發引矣他文  
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  
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  
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輶行疾如飛都人覩之莫  
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  
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  
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  
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  
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錫  
之次日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憂  
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  
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歌之曰種瓜黃  
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  
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  
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  
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  
只要劔南一道自奉未議北廻泌請肅宗奉表請歸  
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



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日且曰泌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詔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日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淡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群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有居於河清

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驟忽驚軼而走徑入尹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驟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旣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旣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

幸奉天遂于賊庭歸款鑿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  
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  
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邪以此  
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  
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  
乘傳于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  
于朕邪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  
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  
朕卽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  
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雖美  
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于國史事  
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同昌公主傳

唐 蘇鶚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尸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鑄釜盆鏡之屬仍縷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支以金龜銀璽更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圓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真珠

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在何  
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  
鷓鴣匣爲翡翠毛羽神絲綉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  
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  
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  
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  
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巾火蚕綿  
九玉釵其幕色如琴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  
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

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  
紋布卽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拭水不濡用之彌年  
亦未嘗生垢膩一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云出火洲  
絮衣一襲用之一兩袖過度則爛蒸之氣不可近云  
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王巧妙  
麗殆非人製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其序  
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  
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于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  
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于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

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  
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  
貯辟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  
腦金屑則鑄水晶馬腦辟塵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  
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  
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主  
貴人買酒于廣化樓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  
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于嬪妃宮  
後常嘗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爐者云公

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于此中貴人共門視之益歎  
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  
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  
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  
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于盤中虬健如紅絲高  
一丈以筋柳之無三數分撒卽復其故迨諸品味人  
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羣  
氏之族于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  
水帛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纈澄水帛長

同昌公主傳  
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  
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瑠璃盤  
盛夜光珠令僧和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  
有疾召術士來賓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  
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詰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  
燭方二寸其上被五彩文卷而蒸之竟夕不盡郁烈  
之氣可聞于百步餘烟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  
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藥餌奏  
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內庫得紅蜜數

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筵本南海所獻也雖所  
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詞令  
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  
服玩以焚于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珪及葬于  
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戲  
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  
上皆至一百二十昇刻木爲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  
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裙綉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  
千隊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昇佩鹵簿率多

同昌公主傳  
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鼻則焚昇霄靈  
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蓉繁華輝煥殆餘二十里  
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濶二尺飼役夫  
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  
輿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  
日奠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  
是後上日夕惴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怨  
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內庫  
寶雕成手飾畫八百匹宮綾作魚龍波紋以爲

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  
萬盛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梗直乃謂可及曰  
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嘗改作  
可及善嚙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  
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  
謂之拍彈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卽令送酒  
麪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貴人監二銀盃  
各高二尺餘宜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  
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

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宅日破家亦須輦  
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于嶺表舊  
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梁四公記

唐張說

梁天監中有蜀闖既杰麤犇仇督四公謁武帝帝見  
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  
史適獲鼠約且而緘之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  
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  
寘諸青蒲申命闖公揲著對曰聖人布卦依象辨物  
何取異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闖公舉  
帝卦撰占置于青蒲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



其時內艮外坎是其象坎爲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而見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羣臣蹈舞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八臣占詞皆無中者未啟闕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人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爲鼠辰與艮合體次爲盜又爲隱伏隱伏爲盜是必生鼠也金數于四其鼠必四離爲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則昃况陰類乎晉之繇曰

死如棄如實其事也日歛必死既見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闕公曰占辭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雉三子杰公嘗與諸儒語及方域云東至扶桑扶桑之蠶長七尺圍七寸色如金四時不死五月八日嘔黃絲布于條枝而不爲繭脆如槌燒扶桑木灰汁煮之其絲堅韌四絲爲係足勝一鈞蠶卵大如鷲雀卵產于扶桑下齋卵至句麗國蠶變小如中國蠶耳其王宮內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曉而明如晝城

忽不見其月便蝕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  
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  
器所謂拂林國也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  
投之鳥銜實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寶  
藏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  
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信  
呪咀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南至  
火洲之南炎崑山之上其土人食蟻蠃髯蛇以辟熱  
壽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爲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

爲褥皆焚之不灼汚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  
極峻造天四時積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西有酒泉  
其水味如酒飲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  
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  
犬鳴生駿馬大鳥生人鬼死女活鳥自銜其女飛行  
哺之銜不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  
殊麗美而少壽爲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大如馬  
毛潔白長尺餘有貂大如狼毛純黑亦長尺餘服之  
禦寒朝廷聞其言拊掌笑謔以爲誑妄曰鄒衍九州

王嘉拾遺之談耳司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岷之西狗國之南羗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與公說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

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魃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俄而扶桑國使使貢方物有黃絲三百斤卽扶桑蠶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金爐重五十斤係六絲以懸爐絲有餘力又貢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微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與使者論其風俗土地物產城邑山川并訪徃昔存亡又識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伏間歲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

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所說

林靈素傳

宋 趙與時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隄召見上

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  
視靈醮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  
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  
之時宮禁多惟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  
惟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  
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  
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  
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  
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

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  
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爲闕  
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  
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  
復爲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  
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  
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土殿爭之

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  
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  
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  
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  
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  
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  
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  
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疑神  
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  
捻土燒言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  
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  
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  
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上  
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工青  
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  
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  
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  
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道

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  
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  
入無一物粉壁明窻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  
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  
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  
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  
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  
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  
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

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始  
任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問丘顛乞與繳  
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下墳于城南山  
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  
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  
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  
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  
知其全故著之今溫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  
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

希夷先生傳  
嘗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希夷先生傳

南燕龍覺

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西洛人生於唐德宗時自束髮不爲兒戲年十五詩禮書數及方藥之書莫不通究及親喪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耳吾將棄此遊太山之顛長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乎乃盡以家資遺人惟携一古鑪而去唐士大夫揖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慶雲之出爭先覩之爲快先



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無止  
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遊  
京索間僖宗待之愈謹封先生爲清虛處士仍以宮  
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奏謝書云趙國名姬後庭淑  
女行尤妙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各安富貴昔居天  
土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厠貯之別館臣性  
如麋鹿迹若萍蓬飄然從風之雲泛若無纜之舸臣  
遣女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  
爲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

下陽臺以奏付宮使卽時道三五代時先生詩  
多不出或游民家或游寺觀睡動經歲月本朝真宗  
皇帝聞之特遣使就山中宣召先生先生曰願向聖  
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回具奏其事真宗  
再遣使賫手詔茶藥等仍仰所屬太守縣令禮以達  
之安車蒲輪之異寵迎先生先生乃回奏上曰可  
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天資賜萬金之漢棗仰  
聖慈俯躬增感謝云臣明時開客唐室書年三  
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任從四結嘉遁之士有

之再念臣性同猿鶴心若土灰不勝在義之淺深  
識禮儀之去就敢荷作服脫繻爲冠體有青毛足  
草屨苟臨軒陛貽笑聖明願違大聽得隱此山聖世  
優賢不讓前古數行紫詔徒煩彩鳳啣來一片閒心  
却被白雲畱任澗飲溪頭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  
風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  
高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烟雖潛至道之根第盡陶成  
之域臣敢仰期膚瞻俯願思秉謹此以聞當時有一  
學士以先生累詔不起因爲詩譏先生云抵是先生

詔不出若還出也沒般人先生復答云萬頃白雲獨  
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後先生亦稀到人間先生或  
遊華陰華陰尉王睦知先生來倒屣迎之旣坐先生  
曰久不飲酒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已知先生之  
來命滌器具饌旣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處巖穴寢  
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  
陰高處是吾宮出卽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  
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  
大災吾之來有意救子守官當如是雖在神理亦助

焉睦爲官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鞭笞心性又明  
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日服之可以禦來歲之禍  
睦起再拜受藥服之既至中夜先生如廁又不回遂  
不見睦歸泮忽焉墮泮水善沒者急救之得不死  
先生亦時來山下民家至今尚有見者今西嶽華山  
有先生宮觀至今存焉

梁清傳

宋一劉敬叔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闕桓徐州故宅元  
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羅聲令婢子松羅  
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  
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  
是毛擲洒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  
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  
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飢授之頓造二

升經日衆鬼群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荅曰糞污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鬪誦咒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卜詩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無喪哭泣者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光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西王母傳

漢 桓麟

齊青林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

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

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

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

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

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

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眇莽之中分

西王母傳  
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  
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  
王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  
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  
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  
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  
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輦車羽輪不可到也  
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  
綠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

寶蓋宵映羽摻廕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  
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  
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  
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  
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  
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  
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  
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  
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

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  
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  
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  
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  
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  
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道甲六壬步斗  
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  
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  
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

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璽  
舜卽位又授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  
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  
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  
張道陵字輔漢泊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  
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  
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  
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  
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

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  
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  
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  
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漑  
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  
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  
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宿於王母  
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  
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  
傳內此不復載焉

唐 蔡偉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掾文康公舒之女名  
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  
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  
胡麻散茯苓九吐納氣夜攝生夷乎見或往來一



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繞之...  
月望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  
因教西城玉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  
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為御西登崑崙而宿於王母  
穆王將白珠重錦以為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  
軒內北不野燐焉 廿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

魏夫人傳

唐 蔡偉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  
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  
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舉常服  
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  
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  
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日晷幼彥後  
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

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  
東華天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  
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哀來降哀謂夫人曰聞子密  
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  
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日  
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  
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  
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  
日常會陽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

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  
太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  
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  
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  
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  
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  
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  
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太帝  
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謹按寶書

神金虎文太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  
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  
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  
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  
存祝畢王君又曰我受秘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  
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  
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  
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  
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

調和三鬼五臟生華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於是  
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  
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  
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  
寒玉女宋聯娟彈九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  
珠擊西盈之鐘場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  
唳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拊九合玉節  
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  
啓之章清虛詠駕颯之詞既散後諸真元君日夕來

降雖勿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  
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  
中原將亂携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  
司馬後至安成太守選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  
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佐常  
果元吉二子位旣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  
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  
咸和九年歲在申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  
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

化形靈丸使頓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  
飄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  
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  
日讀太洞真經併分別真經要秘道陵天師又授明  
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  
去道陵所以徧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  
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  
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  
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

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扎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屋小有天中更齋戒二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鈞成之曲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頌史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里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設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叙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

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卽夫人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肉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刑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卽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乃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垂出戶賈李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閉於荆山尚有喬嶺

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飲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薶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日落不光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主骨如玉七魄營侍

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巖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銀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卽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

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恤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棲研三神彌貫萬物而洞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承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

有愠結之晒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霞鬱紫晨蘭風扇綠帔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預使小形氣消夫人旣遊江南遂於撫州普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擅宇歲久蕪梗踪跡

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不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

公枝小



公隨真輿重叱於莊立輿以探其毒譙為地仙標  
支宗竦並士蔡鞞人於此對大誓三平汝申魯國  
群心紛紛傑作靈輿夫人亦西夢以示之於亦異天  
平亦女戲士黃靈辯半戲八十餘法與譙觀於此

杜蘭香傳

曹毗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  
十七望見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若若  
不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  
事邈然久遠有好子二人大者萱枝小者松枝細專  
清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  
眾女侍羽儀不出宮墉外飈輪送我來且復耻塵穢  
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

日逍遙雲霧間吁嗟發九疑游女不稽路弱水何不  
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鷄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  
辟寒溫頤食二欲留一不肯令頤盡食言爲君作妻  
情無曠遠以君命未合太歲東方卯去當還求君蘭  
香降張頤頤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  
何益蘭香以藥爲消摩

麻姑傳

晉 葛洪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  
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  
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鞞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  
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摩節幡旗前後  
導後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  
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  
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父之卽

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  
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  
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  
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  
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  
還便親覲願來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  
先聞人爲簫鼓聲旣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  
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  
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  
狀又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  
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  
如栢靈云是麟脯也麻姑是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  
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  
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  
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  
姑望見乃知之日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得米便  
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  
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

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  
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恠也  
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  
酒盡方平譚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  
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  
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烏爪蔡  
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  
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  
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  
是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  
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  
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脫蟬耳經常從土君遊山  
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  
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晏畢方平麻姑命駕昇  
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白猿傳

唐關名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  
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許洞深入險阻  
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  
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  
懼夜勒兵環其廬置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  
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  
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闔扇如故

莫知所出出門山峻咫尺迷罔不可尋遂追明絕無  
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醉疾駐其軍日往四選  
卽深凌峻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  
其妻纏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  
益堅選壯士三十八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  
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  
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  
音捫蘿引組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  
綠蕪豐乾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  
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漫視  
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  
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  
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  
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  
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  
禱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  
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  
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

期因促之去統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  
婦人曰彼好酒徃徃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  
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  
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膝下數寸常  
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亦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  
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  
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  
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  
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

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諸笑甚歡旣  
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  
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感縮  
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  
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  
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  
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探

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羅衣  
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  
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  
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嚼果栗尤嗜犬吐而飲  
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  
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翫戲一夕  
皆周未嘗寢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獲  
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此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

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  
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泚澗者久之且曰此山復絕  
未常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  
人以歸猶有知其妻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  
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  
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人以輔帥亦味其妻皆滋妻周遠坐于州州皆  
今州至情非天則之何州滋相如實王在國又皆  
未常有人至止高而望雖不見則香不參與則  
于取賦臣與因隨前文州賦林又文止曰北山  
三人焚其廟會州州州州日吾已千歲而無子今

柳毅傳

唐李朝威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  
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  
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  
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  
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  
泣而對曰殿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  
骨亦何能規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

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  
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  
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  
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  
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蜜酒洞庭  
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  
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  
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  
遂道遠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幸懇願子有

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  
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  
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問之女曰洞庭之陰  
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磁帶束以他  
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  
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渝毅曰  
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  
不自勝毅深為之感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  
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

工也何爲兩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顛  
怒步飲齧其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  
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  
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  
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  
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  
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  
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搗水指路引毅以進  
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

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  
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  
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  
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  
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  
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  
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喜  
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入也  
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

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  
宮門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  
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  
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  
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  
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  
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  
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  
至於此悲泗流瀉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

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  
老父之罪不診鑿聽坐貽孽孽使閨窻孺弱遠罹詬  
辱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  
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  
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  
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  
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  
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  
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

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  
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  
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  
朱鱗火鬣項掣金鑣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  
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  
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  
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  
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  
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  
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  
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  
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  
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  
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  
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  
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  
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  
遠寃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論心

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向者辰發靈  
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  
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  
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  
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  
傷稼乎曰入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  
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  
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  
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

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  
角鼙鼓旌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  
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  
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  
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  
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頒於  
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  
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  
量狐神鼠聖兮神社依墻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

貞人兮信義長兮骨肉兮遠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  
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今生  
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  
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縵頰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  
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  
俱奉觴於毅毅踉蹌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  
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  
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  
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

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  
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  
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  
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酒闌  
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  
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掩義  
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  
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  
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

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  
求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  
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歎然  
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鼻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  
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鍊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  
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  
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管方洽親賓止和  
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  
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

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似衣冠坐談禮義盡  
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  
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  
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  
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等  
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  
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  
爲此垂間也其夕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  
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



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

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十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

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鏡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隣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

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迨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

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其素以  
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  
且以率肆胸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  
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  
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  
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  
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  
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  
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

齊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  
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  
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遠濡澤以其春秋積  
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  
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  
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  
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  
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  
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巖來迎問於嘏其中者

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噉者然記之，乃促至山。至  
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  
列繚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  
容顏益少。初，迎噉於砌，持噉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  
已黃，噉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  
十丸，遺噉曰：此藥一九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  
人世，歡宴畢，噉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噉常以  
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噉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  
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  
焉落宜有承焉。噉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  
之遂爲斯文。

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  
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馳擊鞠，略無休  
日。既飽，捨鹽以兩手，逐據地歌。一日，有道士某，醜陋

已前數矣曰見此神仙弟為枯骨命也救困出藥  
上元道觀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  
少後以漢文乃辭行自是也後遂絕影響報  
益恭宜休派無期病而不端賦何難其意矣  
且笑人將出對計機處所或舍如太虛對洲

李林甫外傳

唐 二名氏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  
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擊鞠略無休  
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某醜陋  
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  
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  
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  
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為

也道士嘯曰與郎君三日後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  
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  
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  
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  
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  
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  
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  
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  
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

也神明知矣與之敘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已  
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  
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便  
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  
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  
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  
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  
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  
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

者甚衆自後以廕敘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已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聞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嚙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信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斲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嘯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搯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

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接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

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過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嘯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免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樂山常養道術士



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  
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  
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  
於已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  
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  
額之類皆穿屋踰墻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  
是仙官暫謫人間耳

汧國夫人傳

唐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竒有足稱嘆  
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  
陽公者時望甚崇家徒甚殷年五十有一子始弱冠  
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服其父愛而器  
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  
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  
之才可一戰而霸今備一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

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  
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  
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  
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而立妖姿驕妙絕  
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  
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盼於娃娃迴眸凝睇  
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審  
微其友遊長安之熟者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氏宅  
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通者多貴戚

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日苟患  
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  
叩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日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  
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  
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之蕭牆間見一  
姥垂白上僂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  
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  
長者所處安敢言直邪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  
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

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異生遽驚止莫  
敢仰視與之拜畢叙寒煥觸類研媚目所未覩復坐  
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  
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與其遠而見留也  
姥曰鼓已發矣幸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  
日之云夕道里遠闕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  
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  
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  
遣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

家隨其疏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  
從坐於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  
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既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  
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門遇卿適在屏  
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曰我心亦  
如之生日今之來非真求居而已願償生平之志但  
不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  
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止  
也女子固陋安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下階拜而

謝焉曰願以已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  
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  
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娼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  
空乃鬻俊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盡爾來姥  
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日與郎相知一年無  
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至薦酌求之可乎  
生不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  
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  
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

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  
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  
誰也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  
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踈絕  
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旣見遂諧入西戟門偏院中  
有山亭竹樹葱菁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  
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  
人鞞大宛馬汗流馳至曰姥姬暴疾頗甚殆不識人  
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去當令返乘便

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  
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  
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  
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  
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  
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  
遷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  
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  
質饌而食任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日不交

曉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叩其扉無人應生大呼  
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姨氏在乎曰無之生  
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  
宅昨有一人稅此院云逢中表之遠至者薄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里舊邸邸主哀  
而進膳生憤懣絕食三日構瘍甚篤旬餘愈甚邸主  
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  
嗟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多日假令  
之執穗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

自嘆不及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備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絕妙迺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闕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要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

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輿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迺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鬣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風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蓮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扇而至卽生也整其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度曲未終聞者戲歛掩泣西肆長爲衆所

誦益慚耻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  
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  
下謂之入計適遇時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  
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  
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  
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  
向歌者誰若斯之妙與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  
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廻翔

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  
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而  
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  
以馬鞭捶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  
師命相狎匿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斃人二人  
擠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  
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  
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  
周行者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

策而起披布裘有百給縑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  
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晝則周  
遊廊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  
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  
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  
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  
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聽之謂侍兒曰此必生  
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狀  
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我某邪生憤懣絕倒口不能

言頷順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  
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  
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容至  
此娃歛容却涕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馳  
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晷而蕩盡且互設跪計捨而逐  
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  
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  
知爲某也彼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  
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神不佑徒自貽其殃耳某爲



姚子迨年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姚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十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姚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母之餘有百金離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進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姚謂生日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姚命車出

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據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姚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姚曰可策名就試矣姚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莫不歛手喜躍願友之而不得姚曰未也今秀才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作於他士

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  
生繇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  
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  
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日今之復子本軀  
妾亦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母君當結媛鼎族  
以奉蒸嘗中外婚構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  
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到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  
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廼生許  
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

拜成都尹兼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  
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勸  
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  
太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又曰不可  
翼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畱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  
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  
晉之偶娃旣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  
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皆歿與娃持孝甚至有  
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九十四上  
巢其層薨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  
十年間至數郡姓封沂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  
甲者猶爲太原尹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九十四上  
冀日命蕭與主求之凡諸雷我外險門築根藉以夷  
太奇之請故安五日或某至此當令鄭墨又曰不阿  
與蘇却曰吾與而父子成保因請其由具刺其本末  
亭父不嫌歸具其應父耳鞞式大驚命登罰懸首側  
箕如階氏兼南界備封水氣父疑主因外陳區外

